

永流遺影

钟敬文传

安德明 ·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余英时先生著《现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序
余英时著《现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序
余英时著《现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序
余英时著《现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序
余英时著《现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序

钟敬文传

安德明·著

飞鸿遗影
——钟敬文传

安德明 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 2092663 传 真：(0531)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规 格：787mm×1092mm 16开本
印 张：12印张
插 图：4插页
字 数：189千字
书 号：ISBN7-5328-4088-3
定 价：19.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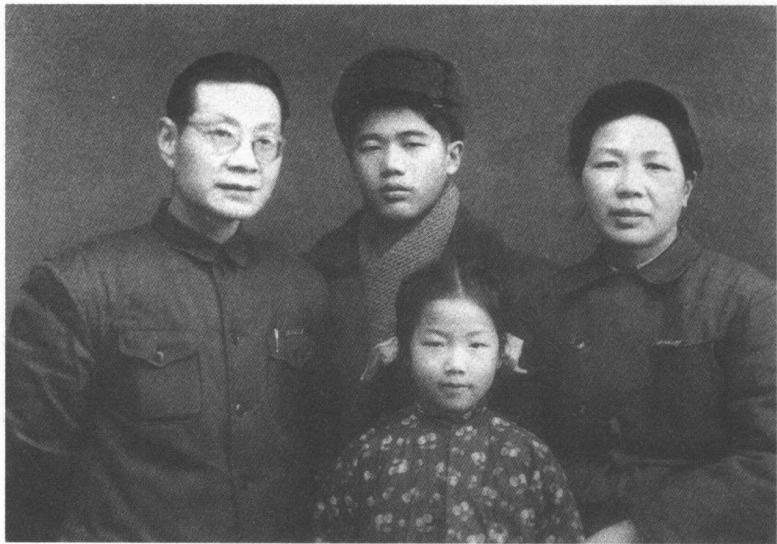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956年，钟敬文在北京（前苏联学者柯尔尊摄）



钟敬文与陈秋帆 1933年同摄于杭州



50年代，钟敬文与夫人、儿子、女儿在北京



1949年夏，与梅兰芳（前排左一）、胡风（后排右一）、冯雪峰（后排右三）、艾青（前排右一）等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后排右二为钟敬文）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学方面学位评审委员会成员同摄于京西宾馆（自左至右为王钟翰、XXX、吕叔湘、李荣、朱东润、吴世昌、萧涤非、夏鼐、王力、清格尔泰、钱钟书、王起、王元化、王瑶、哈米提、钟敬文）

我的格言



正直、勤奋、洁白。

钟敬文



零九年一月

钟敬文手迹

目 录

引子 “士不可以不弘毅”	1
一、公平镇的小才子	3
1.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3
2. 从私塾到小学	5
3. 兰窗苦读	8
4. 林和靖	10
二、“五四”之子	12
1. 一阵雷霆	12
2. 五坡岭的母校	15
3. 苦闷中的爆发	20
4. “三朵花”及聂绀弩	23
三、二到广州——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26
1. 生计的艰难与心灵的充实	26
2. 冼星海与刘谦初	28
3. 找访鲁迅先生	31
4. 《荔枝小品》	33
5.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35
6. 双重打击	41
四、新的生发	44
1. 在潮水高涨的钱塘江畔	44
2. 新的爱情	47
3. 《西湖漫拾》与《湖上散记》	49



4. 民俗学运动的新高潮	52
5. 与郁达夫议政衡文	55
五、求学扶桑	57
1. 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	57
2.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60
3. 精神的飞升	64
4. 他乡的新友和故知	65
六、挟笔从戎	72
1. 从杭州到桂林	72
2. 挟笔从戎	76
3. 战火的冶炼	83
七、避地香江	85
1. 重返中大	85
2. 任教芳园	88
3. 文友和诗友	93
八、“半个政治家”	98
1. “半个政治家”的由来	98
2. 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100
3. 新中国大学里的民间文学课	101
4.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05
5. 西北之行	107



九、在雪虐疯狂的日子	110
1. “坡老忧时有激言”	110
2. 从“左”到“右”	113
3. 一劫复一劫	117
4. 夹缝中的奋斗	127
十、新的驿程	131
1. “拼同年少竞新鞭”	131
2. “学贵自得”	137
3. 中国学问与世界眼光	143
十一、人生的诗与诗性的人生	147
1. “不愧前人庇后人”	147
2. 愈久弥醇的友谊	153
3. 喧哗中的宁静	161
4. “诗人钟敬文”	166
尾声 “君子以自强不息”	174
后记	179



引子

“士不可以不弘毅”

20世纪末的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种巨变中，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社会总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空前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一股庸俗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潮，弥漫在了许多领域，致使一些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变得支离破碎，而新的、统一有力的价值体系又未能及时确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都因而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不少人在享受日益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在承受着心灵上极度的空虚和思想的贫瘠。社会的理想、道德和良知，在极度膨胀的物欲面前，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然而，当社会中的许多人为利益所驱动而盲目追逐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仍然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独立的思想，“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为了某种同民族健康发展直接相关的高尚事业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他们忍受着生活的清贫、世俗的冷落甚至讥笑，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前进着。这样的人，在每一个时代，无论怎样的形势下，都会出现。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不同，他们具体的行为可能会千差万别，但在精神本质上，他们却都有着高度的一致：他们是时代的良知，是使我们的民族得以健康发展和前进的一个重要力量，是民族的脊梁。

钟敬文，正是这样一批人当中的一员。

在生活中，他一直坚持着坚定、明确的人生理想，恪守着“正直、勤奋、淡泊”的信条，为了探索民族民间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促使它发扬光大，“历经仄径与危滩”，付出了无数的艰辛，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到了近百岁的高龄，他还仍然继续奋战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科研、教学的第一线，为了建设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孜孜进取，不知疲倦。

钟敬文，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普通一员，又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他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诸多的社会变迁与动荡，饱尝



了无数人世的苦辣与辛酸，却始终不失其志，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他所走过的道路，十分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世纪的命运和遭际，也鲜明地体现了他们卓尔不群的伟大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一、公平镇的小才子

1.“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公平镇新貌

1903年3月20日，钟敬文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东北部的公平镇。

当时的公平镇，是一个人口不足一万的小市镇，但由于它地处海丰、陆丰、紫金、惠东和五华五县的交汇点，邻近一些山区的山货、水产，都是在这里集散，因此又是当地的一个中心集镇。市镇上，大大小小一共有24条街道，每条街都以某一种货物命名，比如米街、盐街、茶街、糖街等等，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作为集市的鲜明特色。

钟敬文的家，位于鱼街。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几年后又有了一个弟弟。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当钟敬文到了八九十岁高龄的时候，还常常关心着四弟的后

80年代前期钟敬文与家人合影（左一为儿子少华，左三为夫人陈秋帆，右一为侄子钟炳）





人，全家都同他保持着较多的往来。

按照兄弟之间的顺序，钟敬文排行老三。他长大以后，与聂绀弩、马醒以诗文相交成为挚友，三人按年龄排序，聂绀弩称钟敬文为“钟三”，这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了。

家里最初给敬文取名“谭宗”，“敬文”是他上小学时取的名字。后来发表诗文时，他还用过静闻、静君、金粟等笔名。

钟敬文的祖上，一直是以务农为生的。到了他的祖父，才离开那被苍翠的群山环抱着的山村，来到离家乡三十多里的公平镇，在一家商店里当了伙计。钟敬文的父亲钟俄先，号裕英，30岁以前也在一家商店里当伙计，后来有了一些积蓄，便自己经营起了一家生果行。母亲姓李，娘家在公平镇的后山村。

在钟敬文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坚强能干的人。他凭着经营一片生果店的生意，养活着一个不小的家庭，还在辛苦劳作的间隙，靠自学达到了能够看懂旧医书的程度。父亲还颇喜欢结交朋友，同市镇上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有往来。敬文6岁那年，同一些叔父、婶母等一道还居住在山村老家的祖母去世时，前来参加葬仪的一些特殊宾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裕英公出色的交际能力和广泛的交往：宾客中除了宗族成员和姻亲之外，居然还有一些惯在城市中点缀着富人婚丧礼的所谓“士绅”之流。这在当时那人口远不足千人的小农村里，实在是颇为人羡慕和值得夸耀的事。对于出身山村的裕英公来说，这也可以说得上是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一种标志了。

敬文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时时说起的两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每当生意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每当敬文兄弟姐妹遇到什么为难的事，父亲总会以这两句话来劝慰自己或教育孩子。这样两句看似简单、平常的话，却包含了个人经历当中不知多少的艰难和辛苦，又包含了多么深刻的人生哲学！而这样的道理，只有那些历经诸多痛苦磨难、却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的人，才能够总结出来，也才能够有深刻的体会。

幼小的钟敬文，眼见父亲在遇到生意上的难关时，从来没有任何的叹息，承担着养活一家数口、还

父母双亲





要供给几个孩子上学的家庭重担，却从来没有任何的牢骚……他总是在尽自己的全力，在可能的条件下，让家人生活得更舒心，让孩子得到更多必要的教育。这一切，都使敬文对父亲的话有了切切实实的感受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他长大以后，这句朴素的真理，同他自觉的人生追求结合在一起，成了他人生信念的核心。它决定了他直面艰难困苦、永远奋进不息的一生；反过来，他又以自己的一生，对这句话进行了典型精到的实践和诠释，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概括，就是“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拟百岁自省一律》）。

从祖父走出偏僻的小山村，到父亲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商业，经过两代人的奋斗，钟敬文的长辈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公平镇虽然在文化上还比较落后，但毕竟有着许多乡村所没有的便利条件；家境虽然不能说富足，却也算得上中产人家。这些，都为钟敬文幼年时能够接受启蒙教育，顺利完成早期学业，提供了虽然有限但十分必要的基础。

2. 从私塾到小学

七岁多的时候，钟敬文进了一所私塾学校读书。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是由几个“东主”集资从邻县聘请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在这里，敬文和他的小同学们，平时学的是《三字经》《大学》《中庸》和《幼学琼林》等一类课本。好学的敬文，对每一本书读得倒也认真。但在这旧式的学校，老师教书的时候，沿用的依然是只教诵读、不讲意思的传统方式，因此他学习的态度是十分被动的。我们从他后来把这所学塾戏称为“子曰馆”，就可以感受到这里留给他的是什么样的印象。

钟敬文的二哥也早就在这所学塾里读书了。二哥是兄弟姐妹中同敬文关系最好的一个，他们俩人总是一起上学，放学后一起回家。小兄弟两个结伴上学、一道嬉戏的经历，是两年左右枯燥乏味的学塾读书生活中，给敬文印象最深、也令他最为欢愉的一幕。十多年后，当二哥因病不幸亡故时，钟敬文在痛悼亡兄的同时，还十分深情地回忆起二人当年一道玩乐的情景：

我还记得，那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跟着二哥——唉！他现在已远隔人天了！——在一间私塾里念书，每逢雨



天，必在学堂里预先用五色纸扎着许多纸船、纸马、纸人、纸花、纸凉亭……到回家时，在路旁的一个小池里放着玩。那时小心胸中的欣悦，比起大人成功了一件什么事业的喜慰都要高出几倍呢。（《谈雨》，1926年）

1911年年底的一天，敬文从学塾放学回家吃午饭时，看见许多市民挤在贴告示的墙壁下，口里喃喃地在念着什么。后来他才听大人说发生了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就是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他当然不能完全懂得这场革命的重要意义，但革命的实际影响却很快就发生在了他的身上：没有多久，母亲便格外惋惜地剪掉了他那条粗而不长的辫子。

辛亥革命的次年，公平镇上办起了新式的双级小学，早已厌倦了学塾沉闷乏味生活的敬文，便同二哥一起溜出了“子曰馆”，去接受所谓的“新式教育”。他成了那所新式学堂首批入学的学生中的一个。

在那里，钟敬文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新学堂虽然也开设计算术、格致、体操等课程，但因为老师大都是过去科举时代培养出来的秀才、童生等，他们自然对传统的国学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教授新式课业的同时，尤其注重古典学艺的教授。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学校里一时盛行着一股读古书和作旧诗的风气。《纲鉴易知录》《左传》

等等之类的古代典籍，成了敬文和同学们极为热心的读物。而学作旧诗，更成了钟敬文极其钟爱的一大乐趣。

那时候，学校中一批年长而好事的学生，常常拿着绘画的扇子或帐眉，请老师或同学品题吟咏，彼此唱和，成了课余最为流行的一种风雅活动。敬文的热情也迅速被激发起来。他满怀憧憬地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很快就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

有一回，他作了一首秋日即景一类的诗，其中的一句“萧萧芦荻野溪秋”，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

逝者如斯
——此稿焚献于亡兄之灵前

这是我此后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桩伤心事。你竟脱然化去了，在这样炮声如雷的十四年的重阳节！

我还清楚地记着，虽然是五年前的旧事了。那个时候，也正是一个重阳日子，你只身飘泊异乡，我呢，兀在家里挨着病。为的愁思的逼迫，我写了一首很悲戚的诗儿寄你，记得中间有几句道：“……万里战尘多白骨，一年芳事又黄花。酒逢失意添愁绪，病过残秋负物华。倍忆他乡游宦客，登高也否远思家？”那时，谁想到你会在五年后的这个日子兀地殒逝了呢？

在你仅有的二十八载的短生涯中，你做过学生，做过教员，做过官吏，做过军人，做过商贾。



赏，认为“秋”字用得极有神韵，有骆宾王之风。受到这种鼓励，敬文作诗的兴致变得更加高涨，为了读诗、写作，常常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为了学好作诗，在反复吟诵前人或近人诗篇的同时，他又如饥似渴地攻读起关于诗论的著作来。于是，清代钱塘才子袁枚的《随园诗话》进入了他的视野，成了他学诗的启蒙老师。这本书他曾读得是那样的烂熟，以至于八十多年后，还仍然记得那个由上海扫叶山房刊行、有光纸石印的本子，并且能够吟背得出其中一些诗句以及作者的主旨等。而书中所倡导的性灵说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下层民众文学的高度评价(如“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更是对钟敬文一生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这年春节的一天，敬文和一些同学一起去给蔡义浩先生拜年。蔡先生邀请大家来到镇南的西来岭，咏梅迎春。他以“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起句，要求众弟子依韵联句，作七绝一首，并焚香限时。结果，钟敬文第一个交了卷，诗云：

良辰美景奈何天，
微雨纷纷锁翠烟。
拟向通灵陈一疏，
祈求红日庆新年。

九旬高龄的钟敬文
在吟读古诗

蔡先生看过大家的诗稿后，把敬文的诗评为“夺魁之作”。此事后来成了公平镇传诵一时的趣闻，至今，当地还有不少人在称颂这段佳话。

个人的勤奋好学加上师长的殷勤勉励，使钟敬文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特殊才华得到了极大

